吹景集

吹景集卷十三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合疏董彦遠除正字謝啟

閔康侯吾僚壻宗伯曾孫中丞弟也稚節嗜古擅淹通之聲其所著歐餘漫錄爲潘園眉公所印可近復有栴聽錄一書綸巾拂出晦伯元瑞意外升巷復生當首肯康侯矣吾家彦遠正字啟即困學翁不能詳其所出康侯以數年排纘力探微剞顧

語語分疏之纍疋編所云未盡解者一旦抉其蘊而發其滯伯厚有知不購世稱大快哉康侯自云得十之八余復得爲卷爲端一義又康侯疏其事而未闡其意效李善注文選法也余復求彥遠意疏之并質康侯吾兩人得十之九且留其一以待來者彥遠敝載困學紀聞康侯注巳行世茲并錄僕之所疏者如左

彥遠敘曰殘經不悟于郭亡闕文徒存于夏肩馬不足一者倪失其全虎多于六者自乖其數書幾

武疆頒亂湯齊烏寫混淆魚魯雜揉增河漸之邑爲雒滅灤東之國爲隋避上則阜不從辛絕下則對困去日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踈姓絕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分序于八寸之策執異爲宗丁尾亂真鉤須失實書立書肖而旣謬國名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鎖定銀鏞之名車改金根之目知一束二縫之爲來指二首六身之爲亥鄰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羊國史傳疑攷義共惑

于三豕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娀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書忘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謠四十八安取于桒三十七未足語世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尉律四十九類書葢巳亡誤存卅二間之爲航安識門五日之爲閏

殘經不悟于郭亡闕文徒存于夏有

康侯疏曰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杜注經闕誤也公穀以上文赤歸於曹進郭公讀謂郭公失地之君

君赤其名左傳成二年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如戰也夏有注闕文失新築戰事余向輯三傳備錄此條一時失憶得仲任生甫語恍然

遐周疏曰莊二十四年郭公胡文定曰此郭公也先儒或以爲郭亡郭亡之說本新序齊桓公出遊於野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曰是爲何墟野人曰是爲郭氏之墟桓公曰郭氏者曷爲墟野人曰郭氏者善善而惡惡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人之善行

也其所以爲墟者何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

馬不足一者旣失其全

康侯疏曰史記石建爲太僕奏事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譴死矣

虎多于六者自乘其數

康侯疏曰顔氏家訓後漢書酷吏樊曅爲天水郡守涼州爲之歌曰寧見乳虎穴不入曅城寺而江南書本穴皆誤作六夫虎豹穴居事之較者所以

班超云不探虎穴安得虎子寧當論其六七乎

書殘武殪

康侯疏曰左傳宣六年引康誥曰殪戎殷殪即壹衣卽殷也中庸壹戎衣而有天下注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禰按壹戎衣武城文啟指爲殘似據康誥郭忠恕佩觿集云近烟爲殪注禮壹戎衣鄭云壹當爲殪

頌亂湯齊

康侯疏曰長發至于湯齊傳齊如字禮記閒居注音躋正義言三家詩有讀爲躋者下文聖敬日躋

閒居賦作齊音齋故曰亂

烏寫混淆

康侯疏曰海錄碎事古語云字經三寫烏爲成馬又野客叢書序云轉烏爲焉則本文寫字似有誤

遐周疏曰寫當作馬

魚魯雜糅

康侯疏曰張鷟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抱朴子云以魚爲魯以帝爲虎

增河南之邑爲雒減漢東之國爲隋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漢以火行忌水故洛字去水

而加隹隋以周齊不遑寧處故隨字去辵而從隋

遐周疏曰洛改雒見魚豢魏畧顏師古地理志注

左傳漢東之國隨爲大楊堅去辵作隋見野客叢

書按說文雒鳥名在隹部又馬名見詩魯頌有駱

有雒皇覽云孔子墓有柞枌雒離女貞五味毚檀

之樹毚齊民要術作毄史記注作欃漢古今人表舜友有雒陶秦

有大雒華陽志蜀廣漢有雒縣山海經肅愼之國

有樹名雒常聖人代立於此取衣光武或據此改

之若春秋書會戎於雒用修引以證洛之為雒不
始於漢殊誤春秋中雒字當亦後人所改太史公
載禹貢伊雒瀍澗亦可援以證洛之舊為雒乎㢕
音妥裂肉也見說文及路史升菴本之按史記天
官書廷藩西有㢕星五宋均云南北為㢕㢕謂垂
下也楊堅其或以天星為國號乎又周禮守祧職
云既祭則藏其㢕與其服鄭司農云㢕謂神前所
沃灌器名鄭玄謂㢕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
以依神又大祝職㢕釁逆牲注㢕釁謂薦血也小

祝職贊隋贊徹贊奠注隋尸之祭也儀禮特牲少牢皆有隋祭之事今文或作綏或作挼或作擩戴記曾子問曰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注綏本作隋釋文隋許規反又許恚反毛詩破斧箋云隋銎曰斧隋徒禾反又湯果反注隋狹長也又戴記禮器注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釋文隋他果反廣雅㛂嫷娃隋好也懷就息隋歸也俱大果切乃國語晉辛俞云隋其前言又借作墮字用矣士虞禮墮祭之墮注引周禮藏其墮爲證衛風桒之落矣其黃而隕

毛傳隕隋也公羊注邲之戰指隋舟中漢鄘閣頌亦云遭遇隤納人物俱隋又方言隋毻易也謂解毻也音他臥反則隋墮義本相通矣然則隋有六音曰隨曰綏曰隳曰陀曰妥曰墜亦有六義曰裂曰墮曰垂下曰狹長曰好曰歸

張按水經注廣漢雒縣之雒亦作洛外域記曰交趾有雒田隨潮上下升菴引此雒作駱音架又水經注隨皆作隋字引隋侯之珠以爲卽春秋之隨國鹽鐵論云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沈約

宋書云西𨻰縣漢屬牂牁晉屬與古字並作𨻰然
則𨻰隋本可互用也
避上則辠不從辛
康侯疏曰說文辠字從辛從自辠人蹙鼻辛苦之
狀秦以辠字似皇字攺爲罪
絕下則對因去口
康侯疏曰山堂攷索古對字本從口漢文帝去口
從土
遐周疏曰說文云漢文帝以口多非實攺從土王

勉夫云覩大夫始鼎銘則對字從土者舊矣彥遠豈未見鼎銘耶按始鼎銘曰大夫始敔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見廣川書跋彥遠此書當在作敔後也棗合而棘氏微足省而跡姓絕

康侯疏曰晉書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王莽末跡廣曾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跡之足遂改姓束又攷路史云盧雷陳甄既云聲轉仇棘棗棘則謂仇改豈惟不學之過亦不識字所致

來爲棗棗陽本棘陽是知棘

祗棘據之攺爲棗非辟仇也小菴有棗棘象形說又按漢書

廣姓从㐬非束也

遐周疏曰㐬古荒字見陸德明易釋文楊子雲集

又廣雅云兄㐬沛大也疏說文作𤕟从爻疋或作

䟽或作疏無从束者詩韻輯略踈字下云通作疏

定文于六穗之禾訓同于導

康侯 [illegible]曰顏氏家訓封禪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

雙觡共抵之獸此導訓擇光武詔云非徒有豫養

導擇之勞是也說文云導是禾名引封禪書爲證

自當有禾名導非相如所用禾一莖六穗於庖豈成文乎縱強爲此語則下句當云麟雙觡共抵之獸不得云犧也衞按史記載此書道下從禾漢書文選俱从寸說文據史記所從解禾名不知漢書注自解擇也若李本寧以董啟從小查字書無䆃字恐傳寫之誤張按導作䆃古八分書有此法見後魏弔比干文

遐周疏曰焦弱侯以導爲導從之官如今儀仗司誤嬾眞子云前漢百官表少府屬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䆃字之義僕考唐百官志

虆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麄考其損耗而供然漢導字下從寸唐虆字下從禾今按韻畧瑞禾一莖六穗謂之導恐唐以瑞禾名官也僕嘗以此問舅氏張君笑云盍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導遂併官名失之可一笑也張按馬永卿此論可與顏氏相發明者故錄之

分序于入寸之桀執異爲宗

康侯疏曰北史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作八十宗徐遵明曲爲之說

遐周疏曰此玉海所引文也按北史儒林傳徐遵明字子判好聚斂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見鄭玄論語序云云因曲爲之說其僻也如此

丁尾亂眞

遐周疏曰莊子曰丁子有尾李頤注夫萬物無形形無定稱在上爲首在下爲尾世人謂右行曲波

曰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按說文

丁字作个是無尾也故曰亂眞詹圜駁姜孚子不

曲之說失之矣說文丁作个下作丁丁字本直而

不曲又按王勉夫云不識一丁乃个字非丁字蓋

个與丁相似傳寫誤耳用修元美俱引此事元美

復有論辨不甚快人意不證說文豈知字學之原

耶　徵按丁子有尾上下文俱言事理所必無者即

烏頭白馬生角之類而詁者妄以左行曲波爲

尾誤人

千古

鉤須失實

康侯疏曰荀子不苟篇鉤有須注郎丁子有尾也
丁之曲者爲鉤須與尾皆尾類是同也
遐周疏曰按說文鉤曲也鉤作鐕丁之曲者爲鉤
今鉤曲而丁直故曰失實
書立書肖而既謬國名
康侯疏曰劉向戰國策序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
趙爲肖以齊爲立因學又誤以立爲六
爲卷爲端而遂非服制
遐周疏曰禮玉藻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云卷或作袞字之誤也正義云禮記本或作卷字其正經司服及覲禮皆作袞字故鄭注王制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是也知端當爲冕者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也

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詩云有渰萋萋興雲祁祁毛

傳云洊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貌案洊已是陰雲何勞復云興雲祁祁耶雲當爲雨俗寫誤耳又升菴外集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

遐周疏曰呂氏春秋引有晻淒淒興雲祁祁載今詩晻字淒字雲字異韓詩外傳同

隸體散亡共守鸞聲之鉞鉞

康侯疏曰說文鉞車鑾聲從金戉聲呼會切詩曰鑾聲鉞鉞俗作鐬以鉞作斧戉之戉非是衞按今

庭燎作噦噦

鎖定銀鐺之名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後漢書四司徒崔烈以鋃鐺鏁銀鐺大鏁也世誤作金銀字武烈太子嘗作詩云銀鎖三公脚刀撞僕射頭

車改金根之目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退之子昶性闇劣爲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悉改根字作銀字

知一來二縫之爲來

康侯疏曰說文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

芒來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

指二首六身之爲亥

康侯疏曰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鄧章立信救時惟正于四年

康侯疏曰東觀記馬援上書城皋令印皋字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張按郭忠恕引此云成皋令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羊土刀从羊羊也

國史傳疑考義其惑于三豕

康侯疏曰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巳亥耳問諸晉史果曰

巳亥

傳會作九禾之秀離析爲三刀之州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光武生濟陽縣舍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晉王濬爲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于臥室梁上須臾又夢一刀主簿李毅曰三刀爲州字文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然唐元翰林齊撫校書許潤側公侯欲參刀

遐周疏曰按說文秀字作𥝠從禾不從乃不從九也州字作𡿧從川不從刀也故曰傳會曰離析

合樂之奏妄加文武之爲斌

康侯疏曰文獻通考魏太和初公卿奏歌以詠德舞以象事于文文武爲斌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

遐周疏曰說文本作彬文質備也從文配武過爲鄙淺故曰妄加

定經之名誤合日月之爲易

康侯疏曰易蜥易蝘蜓守宮也象形從勿秘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徐曰謂下爲月字也見說文

及韻補

遐周疏曰按餘冬序錄吾子行謂說文引蒼頡易字象蜥蜴形蜥蜴善變則知古人托之以喻其變不疑也虞翻云日月爲易子行不從其說吾衍此論彥遠先之

字失部居改白水眞人之兆

康侯疏曰後漢書王莽簒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眞人

遐周疏曰說文泉字作泉象水流出成川形不從白亦不從水也故曰字失部居

書志形象作非衣小兒之讖

康侯疏曰朝野僉載裴炎爲中書令時徐敬業欲反令駱賓王畫計取炎同起事賓王足踏壁靜思食頃乃爲謠曰一片火兩片火緋衣小兒當殿坐教炎莊上小兒誦之幷都下童子皆唱炎遂與合謀內應又唐書張權輿欲傾裴度作僞謠云非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據啟用單非字似正張謠但以偏旁不類惟加系傍始失裴字形象對又較精刻本疑誤升菴載張謠从緋固謬若用學雖知謠爲炎邪而不知二

謠有緋非之別也

四十八安取于桒

康侯疏曰事文類聚蜀何祇夢井中生桒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桒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桒字四十下八壽恐不過此祇後至犍爲太守四十八果卒

遐周疏曰何祇事見益部耆舊傳俗桒字从四十八按說文从叒从木不从十从八也故曰安取于桒

三十七未足語世

康侯疏曰史記秦會稽碑俱四字句獨三十有七年多一字元申屠駉家藏舊刻卅有七年三十為卅遂達反退之自謂識字故孔戣志銘亦云孔世卅八卅字世字俗俱作世見金薤琳琅餘冬序錄及韻瑞未知與啓合不

退庵疏曰說文世字作世从卅三十并也音撒三十年為一世七字作卞从一世傍作七似七字乃从卅而曳長之不从七也故曰未足語世

梁父七十二家名雖俱在

康侯疏曰漢書郊祀志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又玉海仲尼見泰山封禪者七十有二家文皆不同

遐周疏門桓譚新論泰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

康侯疏曰尉律見說文敘及江式論書表王伯厚

云藝文志謂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

童以六體試之律即尉律也

遐周疏曰按漢元始中召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

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篇凡

八十九章四十九疑作八十九未知是不

譌存舟二間之爲舡

康侯疏曰顏氏家訓亘從二間舟詩云亘之秬秠

是也今之隸書轉舟爲日何法盛中興書乃以舟

在二間爲舟航字謬

遐周疏曰說文亙从二从回恒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心以舟施恒也恒古作恆顏黄門語本此今大雅作恒之秬秠毛萇傳云恒徧也孔穎達云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爲徧恒之爲亘亦當時傳寫之錯衡按鄭箋恒古鄧反本又作亘正義亦言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

安識門五月之爲閏

康侯疏曰左傳晉伐鄭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寅濟於陰阪杜注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疑閏爲門字閏内玉爲五字月爲日字

晉安鄭門門各五日自癸亥至戊寅凡十五日也
彦遠名道廣川人上世多蓄名蹟當宣和時道
君好古從遊秘殿又知識之家示以所藏鑒别
批駁著書畫跋若干卷嘗謂黃長睿與書不可
不看道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事
閲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
負人也夏日蔡居安會館職於道山食瓜令徵
瓜事彦遠進微悉有依據問所未聞坐客歎伏
觀此所稱博物君子非歟宋史文苑不爲立傳

他文亦少流通使困學翁不載此啓此妙語如
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不再見然使吾兩人不
參互考究誰知其語之所從者吾兩人用心亦
良苦矣復取昨疏稍加竄定葢以答夫紹廣川
家學者合疏之意云天啟甲子四月只園居士
閔元衢
陳眉公答康侯簡
前讀吾丈與遐周合疏董啓真　國朝第一奇
愽即起用脩元美兩先生而問之愕不知置對

弟如蹇衛豈能追穆王之駿列子之風乎已矣
不敢復敘矣當刻之稗官家傳示海内使寒膚
嫌腹者見之知江東有如此兩異人耳
附疏洪周啓語
困學紀聞云洪景盧周茂振入館謝啓雖不若
彥遠之博如桃萊難悟椰郣本同幼婦外孫之
義女郎世子之名亦儷語之工者康侯疏曰後
漢書馮衍傳衍遺田邑書曰内無鉤頸之禍外
無桃萊之利章懷太子注云案左傳謝息得桃

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且爲萊字似棗文
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
終輙改萊爲棗展轉乖僻爲謬矣啓正用注成
句傳寫復誤以萊爲菜○吳志注虞翻別傳翻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古大篆卯字讀當爲
桺古桺卯同字而以爲昧學齋佔畢云尚書堯
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以爲羲仲宅嵎谷之
對其義坦然明白而周禮縫人衣翣桺之材鄭
注引書曰桺穀然考漢隸古定古文尚書昕谷

耶乃昧字史記堯本紀昧谷徐廣注一作柳谷
是鄭原以昧爲柳而徐因之虞何以云爾〇世
說新語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
題作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謂修曰解
否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
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
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
女子也於字爲好虀臼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
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

不及卿乃覺三十里孝標注謂碑在會稽魏武

楊修未嘗過江而靑瑣集猶有曹與劉孫徵時

嘗會京口之說○南史賈希鏡傳家傳譜學宋

孝武時靑州人發古冢銘云靑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希鏡

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撿訪果然由是

見遇按晞爲靑州越爲東海王二人並顯懷愍

間

吹景集卷之十三終

吹景集卷十四

烏程　董斯張遐周著

韓昌箕仲弓訂

補書記洞詮九則

宣城梅禹金輯洞詮一書網羅千載雙引華梵獨遺傅大士及梁隋諸帝書余就雙林傳錄閱之得大士奉梁武帝書二狀一武帝詔一答狀一釋菩提等書一隋文帝書二煬帝書一

大同元年九月二日大士遣傳暀奉書於帝曰雙林

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今有如
意寶珠清淨解脫照徹十方光色微妙難可思議欲
施人主若能受者疾至菩提　洞詮所輯僅中大通六年正月十八日一書耳

帝詔曰若欲見願甚佳也

大同五年大士重入都行至鍾山以狀上帝曰帝豈
有心而欲辯大士豈有義而欲論耶帝答曰有心與
無心俱入於實相實相離言說無辯亦無論

大同六年大士復至都下止蔣山遣傳暀奉書於帝
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白國主救世菩薩

皇帝性合正道履踐如如大士爲菩提下而故高皇
帝爲菩提高而故下機緣感應故成佛事今者故來
普勸一切同脩正道謹白
陳太建五年雙林寺釋菩提等作書與朝貴曰伏惟
亡師大士在世之時頻詣梁武帝弘通正道多逢惱
障請朝貴爲護法檀越並蒙弘奬今徒衆弟子奉遵
遺教紹繼慈旨輒依先仰請爲護法特願垂許於是自朝
廷宰貴以下至於士庶具題鄉里願爲護法檀越者
甚衆按菩提等又啓宣帝請護法帝答書可之今此
啓及宣帝書
錄中失載

隋開皇十五年二月十五日文帝作書與沙門惠則等曰皇帝敬問惠則法師如來大慈矜念羣品救度一切爲世津梁朕君臨天下重興法教欲使三寶永崇四生蒙福汝等歸依正覺宣揚聖道想勤脩梵行妳應勞德秋暮巳安道體如宜也今遣使人指宜往意

制詮佛輔仁壽元年正月十五日一書焉金從閣帖中錄出辭亦小異又闕年月

開皇十八年帝又與書曰朕受天命撫育黎元尊崇三寶情深救護望十方世界一切含靈蒙茲福業俱登仁壽汝等栖心淨土投志法門普爲羣生宣揚聖

敎又知比來爲國行道勤脩功德當甚勞心汝等弘此慈悲精誠苦行廣濟衆品深慰朕懷旣利益處多勿辭勞也

大業元年煬帝書曰朕欽承寶曆撫育萬方思弘德化覃被遐邇況復昔居蕃屏作帝江都所管之內歸踐日久與言惟舊有異常情今者巡省風俗爰届淮海山川非遠瞻望載懷薄寒道體清豫虞脩淨業實足津梁旣以弘濟爲心不爲勞也

黃子野

黃子野字仲唐時侯官人也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伾微時覆舟於羅刹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伾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伾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傭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既蓄藏以其半爲親甘毳費以其半散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見知於人遂變姓

名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令福州觀察使處置物色之得之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簑獨臥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形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臥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之約且日雪霽會傳舍

旦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此事出閩中徐興公榕陰新檢周虞卿近以遺余得此喜甚遂錄之

離湖

豫章宗室鬱儀箋水經注胸中具數百卷成書方可辨此眞地志中第一奇書也第其箋離湖一則不無小恨酈元云沔水又東有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國語所謂楚靈王闕爲石郭陂漢以象帝舜者也湖側有章華臺鬱儀云今國語中無石郭象舜語張

按吳語申胥諫吳王伐齊曰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漢以象舜韋昭注云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欝儀嗜古不減河間往歲所著玄覽直欲使宛委失色此段當一時失檢耳

嬰蘭

吳越備史載錢鏐題湖州嬰蘭堂詩初疑郡故有碧瀾堂似寫手偶誤及讀古樂府作蠶絲二云栗桑感陽

風阿䣕嬰蘭婦葢江南蠶務獨盛吳興唐人或采此名堂耳嬰字姝費解或曰嬰具童稚義如左氏之稱季蘭者

鳥語

公冶長解鳥語用修引嘖嘖唶唶事以爲未知所出澹園云出論語疏張閔邢昺書了無一語及此此出史記注中兩先生一時輕下筆耳

牛僧孺好石

胡元瑞駁用修云牛僧孺不聞有好石事李德裕有

平泉醒酒石恐楊因牛李誤舉之按唐書僧孺留守東都多致嘉石美木與客相娛樂英華有白樂天太湖石記其畧云丞相奇章公嗜石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鈎深致遠纍纍而致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石有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又鄭虎臣吳都文粹載僧孺題太湖石詩二十韻其畧云醜凸隆

胡準深凹刻兕觥雷風疑欲變陰黒訪將行禜疹微
寒旱輪囷數片橫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去聲輿
漆魔力消煩破宿酲媿人當綺皓靦秩郎公卿夢得
樂天俱和之東坡石林亭詩云唐人唯奇章、好石古
莫攀盡令屬牛氏刻鑿紛班班樂天子贍之文明著
如此而元瑞云云何其莽也當時牛李俱有石癖奇
章石獨得香山月旦賛皇於此輸一著矣吾郡陳君
潤祖勝國時進士也其記采菱渡石云牛李交相嘗
毀如氷炭品甲乙戒子孫嗜石如出一人嗟乎使二

君者以砭石之心輔世盬梅相濟何至釁爾紜紜哉

少陵詩

少陵詩鵞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按西京雜記曹元理善算術嘗從其友人陳廣漢算豕鵞鴨皆道其數杜借用西京事也又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雨脚二字本齊民要術種胡麻截斷雨脚語

鸜鵒妃

秦少游有所眄山谷戲以詩云誰饋百牢鸜鵒妃按朱彦時黑兒賦曰忿如鸜鵒鬬樂似鷫鷞喜黄詩祖

之夫丹脣皓腕故是佳人本色乃晉惠之南風劉鋹之媚猪鄱以玄質爭妍狐妖椒掖少游所盼亦異乎碩人之章矣

詩押於字韻傳伯壽啓我則異於獨仰韓公之手是以歎後見奇者　康侯

於之爲言于也押韻未有用之應劭風俗通引孔子曰臨大節而不可奪相於於之義具于此矣大涅槃獅子吼品云如蚖鼠狼各各相於常生怨心金光明經懺悔品云願諸衆生色貌微妙各各相於共相愛念蔡中郎書岸幘廣坐舉杯相於曹子建詩廣情故心

相於古樂府讀曲歌君行負心事那得厚相於唐太宗詩調軫坐相於少陵詩良友幸相於本此又史記相如上林賦云垂條扶於郭璞云扶於猶扶疏也庾新野詩含風搖古度防露動林於林於竹名見戴凱之竹譜不同前訓退之示兒詩云東榮餞親賓冠昬之所於造語太詭未可爲後學式詩林廣記載韓詩作冠昬所依於

按華嚴清涼鈔云如來具足六十四音以聲有入轉一曰體二曰業三曰具四曰爲五曰從六曰屬七曰於八曰呼乃至七補盧鍛是所於聲如客依

主故云於也於卽依義觀此則韓詩似有所本盜其語又欲火其書乎昌黎何以置對

玉腰蠛車

高似孫緯略常袞虹玉圍腰語以爲奇雋按洛陽伽藍記云貂蟬耀首寶玉鳴腰鳴之一字借堅白意也又魯直有裂史粘窗語攷謝儼得范曄後漢書本曄敗盡蠛以覆車鳴之與圍粘之與蠛何嘗尋尺六朝人用字不肯草草如此

梁簡文七勵云綠腰白玉帶珮黃金綠腰語亦勝

又梁謝郁與何敬容書鳴玉在履伽藍記本此

文人相詛

曹子桓第云文人相輕初不言文人相詛也張平子七辨云形似削成腰如束素邊文禮章華賦云體迅輕鴻榮曜春華今學士家但嘖嘖東阿語耳石徂徠擊蛇笏銘云在齊爲太史簡在晉爲董史筆樂天冷泉亭呂溫虢州三堂二記都以四時寫景物希文狀岳陽文山歌正氣一擷其菁爭光日月文之顯晦有數哉然愚謂蘇公學韓白公學杜尤是翻着襪手若

但以形骸求之曾男柳下有甚干涉

寮書

漢西嶽華山廟碑書佐新豐郭香察書趙德甫歐陽永叔金石錄俱載之二公都不著論辯永叔之子棐謂爲郭香察所書極誤洪氏隷釋以郭香爲人名察書者察蒞他人之書耳洪說頗近之猶未快張按道安法師撰摩訶鉢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云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予以此證察書之說渙然無疑葢安公東晉間人去漢世

不甚遠謝朓三日曲水宴詩云長壽寮書龍樓迴輦寮書之說殆當時常談後來便復茫然紛紛置喙恨不以此語都太僕也後漢書律曆志熹平元年有治曆郎中郭香豈郎其人耶

博物信是難事

宋景文筆記黃長睿東觀餘論二書證据精審似無遺憾乃菜之爲遹柊之爲郁李卯非柳字朴有樸音駭篆出碧落碑礜石誤劉表事璇題不同題榜苷蕨舊無從竹李衎樓鑰犂犂爲二書摘瑕不敢持耳食

誤來學眞與黃宋兩家鼓吹也近世惟用脩元美稱博綜最婺州胡元瑞跂扈自雄幾欲與吳蜀鼎立乃汝南有正楊相傳閩亦有正王婺州奉未聞議其後者近閱其書如夷羊在牧僧孺好不二事稍爲正之至雙樹幻鈔一種所錄經藏某經幾千卷某經幾百卷全据西遊記中誕語以侈多聞其間又稱論爲經殊可怪笑試一閱聖教總目元瑞敗闕立見矣元瑞稱用脩有二癖至以迂怪滅裂譏之且曰求忠臣於楊氏之門或爲余屈其一指也元瑞豈眞謂嚼氣未消

後來者竟不敢以一矢相加遺耶余笥中有幾卷書輒敢生此狂語年來覺百年一瞬學古無涯實見博物是一難事但願多讀書晚著書向蠹魚塲中與諸賢把臂共行便是極樂國土以此自勗并勗同調者

星經劄錄

星經傳漢甘石書其敘須女四星有台州婺州之目與爾雅之零陵長沙何異隱居刀劒錄載唐李章武名又楊玉夫候織女蒼梧愍態也而移之杲明帝隱居嘗以一事不知爲深耻迺居恒目擊者反淆訛若

斯哉或謂隱居特好說劒眞詩中所稱尸解葢劒術也又云但畜神劒與之相隨十三年自能化形好事者因傅會之成劒錄一書云

弟子學文解

除却孝弟更有何學謹者謹乎此信者信乎此愛人者推乎此親賢者輔乎此皇皇焉日無暇給可謂之有餘力矣乎餘力云者爾室屋漏不動不言離父兄師友之側云爾也自以爲孝也弟也謹信也親且愛也夫不有大杖則走之爲孝而飲此有後之爲弟乎

夫不有不言溫樹之非謹而水至踐期之非信乎夫不有容貌若愚者之不得爲衆而行違色取者之不得爲仁乎此之不可不學也學之者置其身於古聖賢之林直見古聖賢若何而言若何而行若何而爲言行之根抵一息不可對聖賢即不可對父兄不可對師友學之學之矻矻汲汲無罔無殆事親從兄手舞足蹈一身之文也左紛右玦昧爽而朝日入而退一家之文也宗族鄉鄰人無閒言一鄉之文也推孝友于是亦爲政一國之文也推而行之東海而準推

而行之西南北海而準甘露天降醴泉地湧兩間四海之文也舜孔子終其身無時而非弟子者也原壤終其身無時而爲弟子者也賜之願息求之自畫予之食稻衣錦可以爲弟子而不肯爲弟子者也子輿氏乃所願學爲弟子者也天下皆弟子則天下皆堯舜天下皆學問文章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兼弱攻昧解

仲虺之誥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解者多不得其説雖坡翁未有論著如蔡傳所云弱者兼之

昧者攻之此戰國縱橫家言假仁之覇不爲而玄王爲之耶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之爲言兼也兼之猶兼容也攻之猶他山之攻也兼之如小白城魯鹿門重耳戰城濮解宋圍是也攻之如使人問葛奚爲不祀葵丘之誓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是也苟其寔昧益堅文告不入兼之不可攻之不能烏獸行謂之亂狎五常謂之侮時日曷喪謂之亡斯取之而已矣其不幸而兎爰雉罹流離瑣尾則推而立之其僅存而無援則擁而固之取也

者爲未亡必亡者言也推也者爲旣亡而可使不亡者言也誥終繼之曰殖有禮覆昏暴蓋於是而仲虺之指昭昭矣

詩箋解孫字

豳風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云公孫成王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鄭箋云孫遁也言周公遜大美而不居也大雅詒厥孫謀以燕翼子鄭箋云孫順也言遺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也僕謂古多借用然必本字不可强通方豎別義者鄭氏定以孫爲遜亦何異張壽

鑿空然毛萇謂公孫卽成王繆且非幽公孫耶毛據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赤舃爲上故有人君盛
屨之說王錫韓侯玄衮赤舃獨非諸侯耶二詩孫字
俱當如字讀未敢以康成爲墨守

神仙不掃文字

葛稚川爲將兵都尉從討石氷有勳朝議爵之不肯
受願博觀秘府異書如此胷懷自是句漏丹砂種子
華陽宰相前後一轍得爲才鬼猶勝頑仙神仙初不
掃文字八會眞書故非不識字漢所擔青羊君云絕

學無憂直謂涉而不酉耳如必掃盡壘卿才登仙籙則咸陽一炬何竟爲徐市所紿乎周公謹稱其先人酷嗜書至鬻負郭之田供筆札之用余謂俗情不染方能說法度人卽此現是神仙那必遲尋方丈忍饑誦經作天際想所云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也

其出是塵土

山海經巴國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用脩云謂其地清曠無塵埃誤按郭注云言殷盛也楊雲蜀都賦云埃敎塵拂萬端異類財物繞賺蓄積脩具左太冲云

市鄽所會萬商之淵二賦乃山經注脚也如用脩云
云長安陸海果亦遥指瀛渤耶渠所引氷壺浸兩儀
之句可作洞庭咏耳

用脩不曉叅字

蜀夾江縣酒官碑分書其中有云南由市入爲闠北
抵湖出爲叅闠中之館用脩僅引唐韻叅卽亦字未
詳其義按亦古掖字說文云人之臂亦也从大象兩
亦之形漢書高后紀入未央宫掖門師古曰非正門
而在兩傍若人之臂掖也掖腋古通亦闠卽掖門也

黃陵廟　以下箋閱于京湘煙錄

舜之黃陵癸比氏墓癸比氏舜第三妃二女者癸比氏出也一曰宵明二曰燭光山海經言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也又云舜二女處河大澤光照百里大澤者洞庭之謂而光照者威靈之所暨也說者見堯典有二女之文遽以爲堯女舜妃厥妄甚矣羅長原云張謂長原不信秦博士漢校書郎而沾沾皇甫士安語豈黃陵定案哉第存而不論可也

海陵王志

按東觀餘論云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晁書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温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曉夜何長石本云晚夜當以石本爲是張孜韻書云晦而月見西謂之朓玄暉當從朓不從眺也

郙閣頌

按曾子固金石錄嘉祐間晁仲約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武都太守陽阿李翕之所建永叔以爲李會非也

頌中又有功曹吏李旻歐亦不錄廣川書䟦云郙閣
頌醳散關之嶃漯徙朝陽之平㦧漯當作濕㦧當作
燥醳當作易又頌云遭遇隤納人物俱隋所云隤納
者則以傾隤阤壞自納於淵也丁度集韻漯濼濕三
字同用脩取濕燥之説更以嶃爲潮以醳爲釋攷漢
隸楊厥碑繁陽令碑醳俱作釋未有作易者彥遠何
以有此言又漢隸分韻載此碑云在興州髦作毦湓
作盆嵬作隗滿作漏瘠作埼苦作昔皆歐公所未載
碑中行李作行理闕此此字作乇與草書同尤可異

也

漢淳于長夏承碑

金石錄云元祐中洛州治河得之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然不言爲何人書也元王惲跋此碑始定爲蔡邕書都玄敬云碑今在廣平府學後刻尚書蔡邕及永樂七年等字乃庸妄人所加心竊疑之江陰徐子擴嘗得舊刻雙鉤其字近以惠予與此殊異此云勤紹舊刻作勤約云云按漢隸分韻載此碑策作第勳借薰𤑔作懃奄作淹孩借咳蹤借縱殲作𢦏踊作

匾字畫奇險今不復見玄敬君房錄此俱從俗書僅藁字淹字縱字從石本耳

鄭璠爲象江守輦石歸費錢六十萬

欝林太守作此狡獪滎陽是牙後慧耳子瞻云我携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老人眞得九華三昧然不如向印闍黎作偈尤覺淨倮倮赤灑灑遇明眼人擧似昔有擧鄭璠輦石因緣者一人應聲曰這痴人何不買百弓上水田九品入流官乎今自負眞經濟者大率類此

蒲萄

魏肇師說蒲萄引魏武語酒醉宿醒掩露而食蒲萄一作蒲陶見史記大宛傳一作蒲桃高祖報尉他釐光妻遺淳于衍皆以蒲桃錦陸翽鄴中記亦有蒲桃錦按酒醉以下諸語載曹子桓詔武字當作文酒醉詔作解酒詔又有除煩解餶語亦勝掩露二字從來無有道着者

唐進士櫻桃宴

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賜蔗漿寒此右丞櫻桃詩

也僕謂櫻桃何能熱人熱從蔗漿生耳朝受命夕飲氷亦豈櫻桃祟耶酸措大不以進士兩字着胸中日日蔗漿在嚥矣劉氏子大是俗物

宋高宗云石之有眼余亦不取

李北地硯銘云世以眼貴女而無此人其尾礫女遁知英雄之見略同今區區於鸜鵒云者却被陶泓氏換却你眼睛了也北地銘研在余家

學齋佔僤載張曙擊甌賦

此賦已錄英華中按飛燕外傳云帝以文犀簪擊甌

此爲擊甌祖系庚肩吾狹斜行云三子俱來宴玉箏擊清甌不知馬處士傳得劉郎正派否又段安節樂府雜錄云武宗朝郭道源善擊甌率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於其中以筯擊之咸通中有吳𧏡者亦善擊甌擊甌蓋出於擊缶楊用脩亦云藺相如請秦王奏盆缻唐人擊甌今人水盞殆祖之

夷白齋詩話

太白題所寫詩後曰賀生爲我辨之汝年少眼明載夷白齋詩話張按跋語姝不類青蓮濯魄冰壺自是

本色賀生語豈指乘舩叟耶賀監年八十餘迺遲越年少眼明復何所指

司空圖詩賦

表聖詩云儂家自有麒麟閣第一功名只賞詩此賦亦有戰昆陽丞虎豹氣象然使香山居士何處生活

箋溫庭筠錦鞋賦

賦畧云耀粲織女之束足嬿婉嫦娥之結璘碧繶緗約鸞尾鳳頭轔稱雅舞履號遠遊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之施搴箱囘津驚蕭郎之始見

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

甘石星經漸臺四星在織女東足結璘姮娥別名繶縫中紃絇縧也絇屨頭飾也周禮黃繶青絇𩌦屨之舞以華爲屨取舞蹈之便也繁欽定情詩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洛神賦踐遠遊之文履妖蠱之蠱古冶字梁武東飛伯勞歌平頭奴子檠履箱所謂蕭郎始見也漢后云者馮無方於太液池持飛燕履也

同昌公主九鸞玉釵

南齊書東昏爲潘妃造琥珀釧七十萬同昌九鸞豈

別是潘物耶蘇鶚貞是說夢按薛夜來有龍鸞釵飛燕有紫玉九雛釵蘇借此作齊諧耳

茄呼伽

酉陽雜俎云茄呼伽未知所自攷楊雄蜀都賦盛冬育筍舊菜增伽章樵注伽古茄字茄之爲伽舊矣柯古曾未見耶

罷亞

罷亞一作穲稏或作耙稏東坡簡陳季常詩門外罷亞十頃田張伯玉閒望詩穲稏西成稻逍遥北海尊

毛滂禱雨詩百里飽看紅穲稏一杯輕𢥞黑蜿蜒王

汞嘉風俗賦云䆉稏一空玉粒如峙

瓦松烏韭

崔融瓦松賦云㦸魏宮之烏韭蘇恭唐本艸註垣衣

古墻青苔衣也其生石上者名昔邪一名烏韭山海

經云小華山其艸有艸荔狀如烏韭生於石上亦見

廣雅謝希逸月賦陳思王綠苔生閣芳塵凝榭魏宮

語本此酉陽所云明帝好之當別有據烏韭唐詩紀

事作烏悲誤

曲有踈勒鹽

洪容齋云唐曲又有黃帝鹽白鴿鹽神雀鹽歸國鹽唐詩更奏新聲刮骨鹽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用脩引戴記鹽諸利之鹽音艷鹽者艷之聲轉也薛道衡有昔昔鹽詩微之詩葉奴歌淅淅又訛為浙浙矣

蔡肇詩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性高儁見米海岳西園雅集記海岳墓天啓銘之荆公子瞻亦憐其神契任中書舍

人日艸張天覺制膾人口嘗與子瞻曾直諸人典試事載臨川東坡二集及宋史新編文苑傳天啓詩不多見曾見其題三茅風雨圖云筆間雲氣生毫末紙上風聲聽有無收得三茅風雨樣高堂六月是氷壺亦琅然可諷也

鄭康成註漢宮香方

畧云沉水香二十四銖著石蜜復湯鬻以寒水炭四焙之云云閉以黃堊云云今大官加蜜鬻紅螺加麝外家效之以珠臍

鬻字誤當作鬻周禮鹽人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鬻古煮字華嚴鬻香之鬻以鬻賣為義不可混寒水者寒水石也蛩音牟一音毛詩旄丘釋文云旄字林作蛩或作蝥周禮瘍醫注合黄蛩云云釋曰案內則有敦蛩卮匜鄭注敦蛩黍稷器不言黄此言黄者見時合和丹藥者為之本艸蘇頌曰甲香生南海其螺大如小拳南州異物志甲香大如甌其厴雜衆香燒之益芳又有小甲香狀如螺子取其蔕脩合也傳信方每甲香一斤以泔斗半微火煮一復時又以蜜二合

水一斗煮三復時乃以炭火燒地令熱洒酒令濕鋪香於上揭爛入沉香末三兩麝一分和搗印成此即漢宮方也珠膹疑即珠胎也甲煎見范蔚宗傳庚子山詩

選格 郎選官圖

陸放翁跋彩選云予方從事金册册成不死直餘事又後五百年過雲門草堂故址思昔作彩戲豈非夢耶語亦豪

段成式連珠

叚成式連珠銅街麗人若室素女名比大喬居連小市云云按沈隱侯賦狹斜才女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嬿婉如春郭景純山海經注都廣之野素女所出也用脩云素女在青城天谷今名玉女洞王褒僮約云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

水唐

水經註略云蕭縣䟽水中有物七八月中好在磧中自曝膝頭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膝頭人欲取弄戲便殺人或曰人有生得者摘其皐厭可以小

使名爲水唐者也荊州記云摘其鼻厭可小小使
名爲水盧孫汝澄云臯厭可爲媚藥善使內也
陶隱居刀劍錄漢章帝建初八年鑄一金劍投伊水
中厭人膝之怪引水經語亦與今文小異今伊水轉
爲疏水未詳摘其鼻句 厭字屬下即厭勝之厭也按
太平御覽引十道記云涑水亦名襄水襄沔出[illegible]谷中
廬有涑水注於沔此水有物咬人名曰水虎生得者
摘其鼻可小小使之然則疏者涑之誤也荊州記合
諸書語益明孫云媚藥何据使云云者如黃公之制祂

御虎也又山海經云蔓渠之山伊水出焉有獸焉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水唐之爲馬腹審哉海外經云聶耳國使兩文虎黑齒國食稻使虵大荒經蔿國中容白民之國俱使四鳥虎豹熊羆司幽黑齒玄股三身張弘毛民之國俱使四鳥讀此可得使字義矣

笪笡字義

南部新書載契丹盧文進出獵忽天暗星見土人謂之笪（太平廣記作笡）按楊雄方言筕篖楚魏問謂之倚佯郭

景純注云似遽篨直文而龐江東呼笪音靼詩韻轄略云笞也一曰覆舟簟古樂府病婦行云有過愼莫笪笞行當折搖又橋名見金陵瑣事楊誠齋江東集過笪橋詩云輕風欲動没人知早被垂楊報酒旗行到笪橋中半處鍾山飛入轎窻籠又人姓見茅山志及升庵希姓錄又諸暨有烏笪山見一統志笪字韻書不載獨廣雅云筄才六反謂之笪七夜反撐堂距也古樂府笪字係笞義當從旦不從且也日中見沐未問笪義彼中吳語有之耳閔子京云或爾時取蓋覆義耶

張又閱羯鼓錄云汝陽王嘗帶砑絹帽子打曲上自摘紅槿花置帽上笪處坊本作笪誤寻以王字泰筆塵所引正之又夢溪筆談云趙韓王治第蓋屋皆以板爲笪上以方塼甃之然後布瓦予謂此笪字亦笪之轉譌也且可證蓋覆義

吹景集卷十四 終